

马 天 下

MA SHANG
TIAN XIA

徐贵祥 著

徐贵祥
抗战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内容简介

《马上天下》讲述一个战神成长的故事。乡绅子弟陈秋石因不满妻儿丑陋，离家出走，被动参加红军，成为一代战术专家。在抗日战争数次征战中，陈秋石运筹帷幄，屡建奇功，成为抗战名将。硝烟弥漫处不单有生离死别，还有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；不仅有两军对垒的奔突厮杀，还有智者心灵的博弈和默契……

马上天下

MA SHANG
TIAN XIA

徐贵祥 著

徐贵祥
抗战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上天下/徐贵祥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(徐贵祥抗战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0974-6

I. ①马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9137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79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19.125 插页 1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974-6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—

十六岁以前,陈秋石一度认为自己是贾宝玉或者梁山伯,至少也是张生。那时候在他的脑子里,隐贤集是一个古老的城镇,而他的那个陈家圩子,同大观园应该有差不多的光景。

隐贤集不大不小,在大别山西北的一个平坝上,一个“卞”字形的老集镇,主街东西走向长二里有余,南北走向不过一里,街心一条青石板路,抵到头最东边的那一点,就是陈家圩子了。陈家圩子四面环水,自成一体,通过那条宽不到五尺、长三丈有余的竹笆吊桥同老街面相连。

陈家圩子就是陈秋石的家。圩子最南面是一个厚砖门楼,进门两手各有砖墙草顶厢房三间,一条略微向上的缓坡,往上十几步,仰头便是明三暗五的正房,灰砖黑瓦,飞檐翘角,颇有气势。

陈秋石的书房在正房的后面,两间精致的青砖小屋,门前一条碎石甬道,同前院连接。甬道两边,各有一个砖垒的花台。石榴桂花蔷薇芍药,春夏秋冬都有颜色。一句话说到底,陈家圩子这个小小的后院,同前院截然两个天地。前院都是人间烟火,吃喝拉撒,牛羊鸡鸭;后院闹中取静,宛若世外桃源,是一个白天能看美景、夜晚能做美梦的好地方。

陈秋石把自己当成贾宝玉,跟他家的这个圩子有很大的关系。

倘若住在佃农的草房里,他断然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。年少时偷读《石头记》,书中的锦绣文章他背得不多,风花雪月的故事倒是记了不少。陈家圩子在他的心里被分成了好几块,一块是怡红院,自然就是他的那两间小房子。至于哪里是潇湘馆,哪里是梨香院,就要看心情了。每每从私塾馆回来,走在陈家圩子的竹桥上,陈秋石的心里头装的尽是大观园的秋菊春兰。锥刺股驱不走那份向往,头悬梁拴不住那颗心,孤灯枯坐,看门前花开花落,听夜雨时轻时重,幻想葬花黛玉的滴滴血泪,憧憬抱病补裘的晴雯,品味初试云雨的袭人……

七想八想,就想出毛病了,梦中被窝里的狼藉故事自不必说,白天看人的眼神儿也不一样。有一次在学校排戏,对戏的是隔壁爱群女校新来的安筱芬,一个穿着洋装的娇小玲珑的女孩子。他看着安筱芬,恍惚间思接千古,神游八荒,本来是排新戏《山河魂》的,他居然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段,不知道那调门是黄梅戏还是庐剧,南腔北调,不三不四,倒也情真意切: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,开不完春柳村花满画楼,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,忘不了新愁与旧愁……

陈秋石在不知不觉中唱得十分投入,两眼含泪。安筱芬没办法接戏,干瞪眼看着他唱。好在是排戏,而且是自编的新潮戏,怎么唱怎么有理。后来编剧本的同学赵子明发现不对劲了,跑到台上瞪着眼珠子问,你唱的是什么?怎么像贾宝玉样?陈秋石这才警醒过来,眼珠子一转说,什么贾宝玉?我在练嗓子呢。

陈家圩子自然比不得大观园的排场,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乡村财主的土圩子,脏兮兮的全然没有大观园的优雅和繁荣。每次陈秋石从前院走过的时候,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沮丧。前院东边的厢房,一间用来囤积粮食饲料,另一间是灶屋,里面还住着陈家惟一的老妈子杜郭氏和她的男人杜驼子。西边的厢房,除了堆放农具,农忙时也供短工住宿。厢房后面还有牲口棚,紧挨着圩沟,前

前后除了牛粪、猪粪，还有鹅粪、鸡粪、鸭粪、狗粪……这些粪便都是他爹的宝贝，每日大早起，牲口在前，他爹在后，倒钩粪铲，背着粪箕，先圩沟外，后圩沟里，先房前，后塘边，就像拾金子那样拾粪，寸土不留，一泡不剩，全都倒进粪窖里，发酵数日，臭气熏天。等他爹把粪拾完，太阳就该出来了。太阳一出来，杜驼子就迈着母鸭一样的步子，顶着龟壳一样的脊背，吆喝着水牛下田了。

这情景陈秋石小时候习以为常了，可是自从上了淮上州的国立中学，见识过城里的花园洋房，领略过城里人身上的气息，他就有点自卑了。说到底，他还是个乡下人啊。

最让他自卑的，还是他的爹。就是从他爹陈本茂的身上，他彻底弄明白了，别说贾宝玉，就连同窗赵子明那样的日子，离他也十分遥远。赵子明的爹是淮上州里的律师，家里住着洋房，上学还有黄包车接送，有皮鞋领带，而他呢，除了一个两间砖房的小屋，要说还有什么，那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了。

清明节的前一天，国文先生黄德胜带着新潮剧社几个同学下乡踏青，还特邀了安筱芬，晌午在陈家圩子吃饭。爹娘倒是很客气，杀鸡摸鱼打豆腐，在后院搞了七碟子八碗，让陈秋石在他的老师同学面前狠狠地抖了一回面子。

那天陈本茂倒是识相，黄先生再三邀请，陈本茂坚持没有跟斯文人同桌进餐，而是跟陈秋石的娘和杜驼子杜郭氏一千人等在前院灶屋里吃。偏偏安筱芬热心，吃了半截，自作主张端了半碗栗子炒鸡往前院送，没想到就看到了那一幕——陈秋石的爹正在舔碗。

陈本茂舔碗的历史比他的年纪约略只小一岁，有四十多年光景了，杜驼子舔碗的历史是在他给陈家圩子当长工之后，这二人舔碗的技艺都很高超，各有特点，陈本茂是左三圈右两圈，从外沿到碗底，这样可以避免脸皮刮到稀饭汤。杜驼子舔相差点儿，是双手捧碗，从下到上，从左到右。舔碗成了陈本茂和杜驼子吃饭后的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，即便是丰年，家里顿顿有大米白面，他们也还

是要舔碗,如果不让他们舔碗,他们那一顿饭就算白吃了,吃多少都饿。

一个有几十亩良田的当家人,居然舔碗底,伸个大舌头卷来卷去,像个大牲口似的,委实很不雅观,这也是陈秋石对他爹诸多不满意中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。有一次陈秋石实在看不下去了,壮起胆子说,爹,家里粮食又不是不够吃,你舔碗干啥?

他爹伸长脖颈子看着他说,够吃?啥时候粮食能让人可着肚皮吃?丰年够吃还有灾年呢,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。

陈秋石说,那也用不着舔碗啊,舌头在碗底转来转去,看着恶心!

他爹说,恶心?读了几年洋书,你就把自己当金枝玉叶啦?我跟你讲,读完这几年,你照样回来给我下田,喝稀饭你得把碗底给我舔干净。

说了几次没用,反而被老爹抑扬顿挫地挖苦,陈秋石以后就不再说了,只是尽量不去看他爹的舔相,眼不见,心不烦。他爹变本加厉,照样舔碗不说,还搜肠刮肚编了一个顺口溜:大米稀饭胜白银,粘在碗底亮晶晶,舌头一卷刮肚里,勤俭持家不丢人。有时候高兴了,开饭前老地主会洋洋得意地哼几句,好像是故意气他的儿子。

好在,过去的岁月里,老地主舔碗不为外人所知,倒也无伤大雅,没想到这次就舔出洋相来。

陈秋石的爹和杜驼子吃的都是杂粮饭,半干半稀,就着萝卜干,已经吃完一碗了,正在做最后的清场。安筱芬端着半碗栗子炒鸡走近灶屋的时候,一眼就看见陈秋石的爹在舔碗,舔得叭叭地响。安筱芬愣住了,进不是,退也不是,扑哧笑出声来,转身就跑,正好撞在随后而来的陈秋石的怀里。

陈秋石感到纳闷,眼睛从安筱芬的肩膀上面看灶屋,他爹在那当口正端着碗傻呵呵地看着他。陈秋石一看他爹那副模样,顿时

就明白了,又气又恼,一把推开安筱芬,面红耳赤地说,安筱芬,谁让你到灶屋来的?

安筱芬端着碗,很委屈地看着陈秋石说,对不起陈秋石,我……老人家把好吃的都给我们了,我不忍心啊!

陈秋石说,我们家就是这规矩,你来凑什么热闹?顿了顿又说,不许跟大伙儿说啊!

安筱芬眨巴眨巴眼睛说,说什么?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这件事情对陈秋石的打击太大了。似乎就在那一瞬间,当头一棒使他明白过来了,他是贾宝玉吗?非也!看看他的爹就知道他今生今世不可能是贾宝玉了,他的爹不是贾政,不是贾赦,甚至不是贾珍,他爹充其量就是个焦大,不,连焦大也不如,焦大还不舔碗呢!这个陈家圩子,哪里有一点大观园的景象?

二

陈秋石在隐贤集读过六年私塾,又考到淮上州国立中学,人就变了个样子,即便回家,也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学生装,头上一顶黑呢子学生帽,兜上还挂着一根自来水笔,人模人样的。他爹陈本茂一看见陈秋石坐在书房里读书写字摆弄学问,心里就很滋润。他哪里能想到,儿子不光念书,还唱戏,不光唱戏,还结交三朋四友,男男女女都有。常常是在放假那几天,儿子回来,屁股后面还跟着几个,后院里搬几个凳子,装腔作势,高谈阔论,什么时局啦,军阀啦,民主啦,国民革命啦……陈本茂一听这些云山雾罩的东西心里就别扭。

陈本茂是个正经的土财主,有了一份殷实的家业,他还照样和长工短工一起下田干活,连一泡尿都舍不得在别人的地里拉,哪怕赶集在外,也必定要夹紧裤裆把尿带回到自己的地里撒。陈本茂

把汗水摔成八瓣落在田里,供儿子上学读书,是巴望他能像他堂兄那样在淮上州、顶不济也在玫山县里谋个正经的差事,打官司也有了底气。可陈秋石却不以为然。有一次他爹愁眉苦脸央求他不要结交那些游手好闲之徒,不要去搞什么青年会主义团之类的半吊子事情,岂料陈秋石眼皮一闪,有板有眼地说,大丈夫当有经天纬地之志,此值风云际会江山板荡之际,正是我等有志青年大展宏图改良民族的时机,小小的玫山,岂是我辈久留之地?

陈本茂听得半是明白半糊涂,陈本茂跟他的表哥、镇上的秀才马先生说,这小子成天像没头苍蝇样,学堂一停课就乱窜,你说咋办?

马先生琢磨了半天说,老表,你有麻烦了,咱这表侄在城里念了几年书,怕是把心念野了。赶快找个好人家,给他娶房媳妇。你管不住了,让他媳妇拴住他,裤腰袋拴人比大牢都管用。

这话正对了陈本茂的心思。陈家人丁不旺,三代单传,愁的就是后嗣烟火。看这个半吊子的光景,倘若下手迟了,没准哪天他就跟那些半吊子同学远走高飞了。陈本茂自从听了马先生的话,就把给儿子说媳妇当成了头等大事。

民国十五年,大别山闹出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,一帮子城里人,联络了一帮子乡下人,成立了农会,要搞土地运动。隐贤集附近的几家大户惶惶不可终日,组织了民团,派人来找陈本茂,要他出钱买枪,维持地方治安。陈本茂连想都没想就把来人撵走了。陈本茂说,他打他的天下,我种我的田,井水不犯河水,我凭什么出钱买枪?

话是这样说,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陈本茂的头皮麻了一阵。钱,陈本茂自然是不会出的,就算闹土匪,也应该由政府出钱,关他什么事情?他担心的是他的儿子惹麻烦。陈本茂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,可是这个世界上的道理他懂得不比儿子少。儿子结交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,他寻常看在眼里记在心里,那都不是本分的过

日子的人，一个个牛哄哄的，把脸涂得花里狐哨，戏台上当了两天关羽岳飞，就真把自己当成关羽岳飞了。眼下大别山里闹暴动，没准哪天一不留神，让他们把儿子给撞掇上山了，那就把本亏大了。想来想去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赶紧给儿子找个媳妇儿，把他拴在女人的裤腰带上，或许是个上策。

陈秋石的叔伯姑妈、隐贤集著名媒婆陈小嘴给陈家提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蔡菊花。

三

陈秋石还没有见着蔡菊花，就先一肚子不受用。十六岁那年，他已经明白了他没有贾宝玉的命，不太可能有那种用水做的国色天香来爱他，可是他毕竟念过私塾，上过中学，准上州里见过洋房，码埠街上听过庐剧，算是有见识的人。再不济，也不至于找个裹脚女人当媳妇啊！他想找一个像安筱芬那样的女学生，搞一场自由恋爱。那年头，外面的世界乱哄哄的，正在提倡新式恋爱新式婚姻，城里的女人早就不裹小脚了。

蔡菊花的祖上是胭脂河的茶叶商，家境殷实，这倒在其次，重要的是陈小嘴那张小嘴委实厉害。陈小嘴说，这菊花啊，知书达礼，心灵手巧，人呢，细皮嫩肉，长腿细腰。腰细屁股大的女子，主生男娃，一生一个准，不上二十年，保你陈家下上七个八个。

自然，陈本茂也不会单听陈小嘴的一面之辞，他让婆娘拿上陈秋石和蔡菊花的生辰八字，找街北头的孙半仙给算了一卦，别的不问，单卜生男育女。

陈秋石他娘颠着小脚，舞扎着巴掌，迈着罗圈腿，笑逐颜开而去，愁眉苦脸而归。问是怎么啦？他娘就把孙半仙的说辞一五一十地说了——家有万金不为富，五个儿子绝户头。陈本茂没有听

明白，婆娘就解释给他听，家有万金，就是十千金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十个女婿不是五个儿子吗？有了这五个儿子，照样是绝户头。

陈本茂一听这话，原本伸长的脖颈子立马就缩回来了，垂下的脑袋就像被霜打的茄子秧，蔫了半晌才抬起头来，抠抠眼窝瞅着老娘们说，咋会这样，咋会这样，你是咋搞的？

婆娘说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

陈本茂说，你是不是把啥子搞错了？

婆娘说，我都是按你说的，这生辰八字一个字不差啊。

陈本茂问，那块光洋给了吗？

婆娘说，这么大的事，哪敢打折扣？

陈本茂不看婆娘了，看墙，看了好一阵子，才对着墙头说，孙半仙啊孙大头，我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，你怎么就给我弄出这么个卦呢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

就此一卦，陈本茂一病不起，三天只喝了两碗稀饭。

陈秋石他爹一病倒，他娘就慌了，跟儿子商量，赶紧找个媳妇吧，给爹一个定心丸，别让你爹一病不起啊。

陈秋石对于娶亲本来没有什么积极性，只不过他爹火烧屁股地急着抱孙子，他才勉强应付。再说，林黛玉只能活在梦里，而对于女人的渴望却是与日俱增的。他有自知之明，他早就过了贾宝玉的年龄。

基于以上想法，陈秋石才答应了他爹的要求。但是答应娶妻不等于答应娶蔡菊花，一听说蔡菊花和他的八字不合，陈秋石心中暗喜。陈秋石对他娘说，棉花落地砸不烂脚后跟，活人还能被屎憋死？爹的病是心病，缘起蔡菊花，咱跟他蔡家八字没一撇，不提这门亲事不就得了吗？

他娘说，儿啊，你对那菊花就没动点心思？那可是方圆十里人见人夸的好闺女啊！

陈秋石说，井里的蛤蟆簸箕大的天，离了张屠夫，不吃带毛猪。

他娘眨巴眨巴眼睛说,儿的话,是咱别处提亲?

陈秋石说,天涯何处无芳草,哪里没有好女子?那蔡菊花,一听名字儿子就不喜欢,儿子不喜欢菊花,儿子一闻菊花,身上就起疱痘,娘又不是不知道。

他娘听明白了,跑到里屋跟当家的说了,当家的坐起来,啃了一块鞋底大的馍馍,当天就把事情定下来了,掉过头去,另选一家。

另选的一家姓袁,女子名叫冬梅。陈秋石一听这名字就高兴,后来又听说这袁冬梅读过新学,而且没有裹过小脚,陈秋石更是动心,摇头晃脑地吟诵道,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善哉善哉,冬梅秋石,珠联璧合也!

这次不找陈小嘴了,找了码埠街的张大脚,也是方圆有名的媒婆,比陈小嘴还有来历。张大脚一番游说,两边美言,弄来袁冬梅的生辰八字,请孙半仙再算一卦。这次带去的是两块光洋。

在贴着神像的供堂前,孙半仙洗手焚香,面壁而坐,闭目揖手,嘴里念念有词。陈秋石他娘心里七上八下,眼里一半惊恐一半敬仰。约摸两袋烟的工夫,孙半仙睁开眼睛,抓住签筒,左三圈右两圈,然后让陈秋石他娘抽签。

陈秋石他娘的手抖着,颤着,心里一狠,伸出鸡爪一般瘦骨嶙峋的五指,抽了一根竹签,自己没敢看,双手擎着送到孙半仙的面前。

孙半仙举着卦签,对着门外的日头,眯缝起老眼左看右看,然后眼睛猛然一睁说,恭喜恭喜,上上签,家有万金做新娘,一门十郎新姑爷。

陈秋石他娘没有听明白,说,神仙,你再说一遍。

孙半仙说,家有万金,是说十个千金娶进门。你们家十个少爷,不是别人家的十个姑爷么?

陈秋石他娘这回听明白了,颠着小脚一溜小跑回到家里,如此这般说了。陈本茂那时节正坐在前院中间的磨盘上吸水烟,端着

水烟筒愣了半晌,没防备眼泪就出来了,哽咽着说,苍天有眼,苍天有眼啊。我陈家世代行善积德,修桥铺路,造福一方,老天爷他都看在眼里啊!

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,两家说好,下了庚帖,定金彩礼嫁妆一应齐备,择吉日良辰,吹吹打打,欢天喜地就把人给娶回来了。娶了儿媳妇,陈本茂趁热打铁,让陈秋石干脆把学也退了,免得让那半吊子学堂弄得人提心吊胆,专心致志地在家给他造孙子。

小家碧玉袁冬梅果然俊俏,生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。新婚之夜,两个学问人琵琶半遮,谈起男欢女爱的感受,陈秋石撑着眼皮说,金榜题名时,洞房花烛夜,只知道做这事快活,没想到这么快活!

半年不到,陈秋石的眼眶子越凹越深,袁冬梅的肚子鼓了起来。

一家人都把袁冬梅当作鸡蛋一样捧着,地是不让下的,灶屋也是不让进的,连针线活都不让做了。

陈秋石有点不高兴,对袁冬梅说,叫你别怀上,可你偏偏给怀上了,大个肚子,多俗气啊!

袁冬梅一点儿也不恼,笑吟吟地说,一个巴掌拍不响啊,怀上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!

妊娠四个月,为了确保孙子平安,陈本茂还做了一件不近情理的事情,让婆娘子搬进新房,陪伴儿媳妇一起住。儿子又回到后院,住进了书房,书房外间放着陈本茂的一张床,陈本茂夜夜睡在这张床上给孙子把门,为的是防止猴急的儿子熬不住饥渴,去袭扰孙子的好梦。

跟媳妇分床的头几天,陈秋石彻夜不眠,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贴大饼,把被褥都掀烂了。陈本茂在外间听儿子一会儿唉声叹气,一会儿狼啸虎吟,丝毫不为所动。这种事情他经历过,扛一扛就过去

了。

渐渐就到了临产期。有时候大白天里，娘到外面忙活了，陈秋石就窜回自己的卧房，手忙脚乱地把媳妇的衣裳扒了，不能干，看看总是行吧？可是越看越上火，妊娠期的袁冬梅更是丰盈水灵，那一对渐渐饱满的乳房，宛如雪白的凝脂，上面镶嵌着两枚花瓣一样暗红色的乳晕，缀在乳晕上面的，是两颗鲜艳娇嫩的乳头，就像雨后太阳下晶莹剔透的樱桃，让陈秋石垂涎欲滴。

陈秋石迷醉妻子的身体，那经过灌溉的身体是那樣的洁净，那样的高贵，那样的实惠。可是，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门外他爹就像一条警惕的老狗，随时都有可能破门而入照他脸上给一掌，媳妇肚皮里面还有一个不知模样的对头，正在警惕地防御着他的偷袭。

大约半年，陈秋石都是在饥渴和愤恨中度过。

就这么捧到瓜熟蒂落，哪里想到坐月子撞到了天大的麻烦，袁冬梅的肚子里揣着个横胎。全家人折腾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一张黄纸盖上了袁冬梅的脸，三天后从陈家抬出一大一小两副棺材。喜事转眼变成了丧事。

丧事吹吹打打办了好几天。陈本茂这次倒是没有病倒，但是那张老脸眼看着就失去了血色，最后连水色也不见了，活脱脱一张薄纸蒙在颧骨上。一连几天，陈本茂一言不发。

大难当头，还是陈秋石稳住了阵脚，有天晚上喝稀饭的时候跟他爹说，自古好事多磨，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命中有此一劫，劫后余生，必有后福。

陈秋石的半吊子话他爹永远似懂非懂。陈本茂端着稀饭碗，眼睛不看儿子，看稀饭，碗面上映出树皮一样的皱纹。陈本茂说，诸葛亮本事大吧，不也娶个丑婆娘？婆娘是啥？就是下蛋的母鸡！

陈秋石说，姻缘玄机，讲究缘分，爹就不要再操心了，儿子自有主张。

陈本茂端着碗叭叭哒哒转了一圈，半碗稀饭就进了肚子，再转

一圈,碗底就空了。陈秋石赶快把爹的碗接过来,到灶屋又盛了一碗稀饭,双手捧给爹。陈本茂接过碗,抬头看着儿子说,你爹这一辈子脸朝黄土屁股朝天,没日没夜地土里刨食,盼就盼有个香火。你爱唱大戏吹大牛,读半吊子书,做半吊子事,爹都不管。给爹留下一男半女,你爱到哪里到哪里,你就是到天上当孙悟空,爹都不管你。

陈秋石说,爹你不能把我看成半吊子,我有理想有抱负,怎么能说是半吊子呢?生儿育女,是人都会,这个有什么发愁的?

陈本茂把稀饭喝完,伸出大舌头舔碗底。自从袁冬梅死了之后,陈本茂就恢复了舔碗的习惯,而且变本加厉,吃到最后一碗,不管碗底有没有东西,不管舔了几遍,无事可做,就再舔一遍。陈本茂舔碗底的功夫十分了得,嘴不动碗动,碗在陈本茂的手里,就像安在轴上的轮子,转得非常匀称,左三圈,右两圈,碗底的稀饭汤就荡然无存了。

陈本茂舔完碗底,又伸出舌头舔嘴,舔完了把碗往磨盘上一搁说,别说是人都会,那也得看是什么人。你要有能耐,就给我正正经经过上年把二年好日子,娶个媳妇,留下个带把的,哪怕他也是个半吊子,爹也认了。到那光景,你去走你的阳关道,爹不拦你。

陈秋石说,好,爹你就等着吧。

过了半年,陈家恢复了元气,提起精神,给陈秋石再娶一房,是码埠街王家小姐。没想到这次更是蹊跷,新娘子进家门还不到半个月,没来由突发急症,一命呜呼。

一家老小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,哭得死去活来,媳妇娘家更是不依不饶,呼啦啦几十号人从码埠街涌到隐贤集上,要打架,要验尸,要偿命。倘不是玫山县官判案明白,陈秋石父子差点儿就进了大牢。

四

一场官司打下来,陈家就败落了,卖了四十亩水田和隐贤集街面上的三间作坊。陈本茂还在咬紧牙关活着,活着的陈本茂对儿子只有一句话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不见孙子,我死不瞑目啊!

这次没找孙半仙了,在陈本茂的眼里,孙半仙的话终于成了屁,于是回过头来再找陈小嘴。

陈小嘴说,事可过一,不可过二,过二不可过三。你们家呀,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,才有了这两年的背运。

陈秋石爹说,是是是,他姑说的句句在理。

陈小嘴说,你们家如今找媳妇恐怕难了,方圆一百里都知道,你们家少爷克妻,娶一房死一个。

陈本茂面如死灰,呆了半晌才说,他姑,你那张小嘴千金难买,死的也能说成活的,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吧,你不能看着咱陈家断子绝孙啊!

陈小嘴说,老哥哥,我问你,蔡菊花哪点不好?

陈本茂说,哪点都好,就是孙半仙说八字不合,要生十个丫头呢。

陈小嘴说,孙半仙的话你要是再听,我立马拔腿走人。

陈本茂舔着嘴唇说,别说孙半仙他才是个半仙,他就是全仙,咱也不听他的了。咱听你的,你是神,神比仙大。

尽管家道中落,陈本茂还是勒紧裤腰带拿出十块光洋,让陈小嘴去胭脂河蔡家走动。岂料此一时,彼一时,蔡家不干了。蔡家说,怎么着,贩牲口啊?他陈家已经是穷光蛋了,他陈家少爷克妻的命呢。咱可不能把黄花闺女送到火坑里。

回话传来,陈本茂差点儿上吊,厚着脸皮央求陈小嘴再去说